

剪燈餘話卷之三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子欽訂定

鳳尾草記

洪武中有龍生者本建康人遠祖仕宋為京官從
隆祐孟太后南遷留家江右子孫蕃衍世守詩書
生行第八六七歲時長者教以詩輒能成誦九齡
曉屬對作五七言絕句詩皆可觀衆以聰明許之
生有姑適祖氏者特愛生生往來姑家甚熟祖有
異母兄弟同居各爨兄沒惟嫂練氏及二子三女

存長女次女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絕有姿容長生
三歲生雖少年穎敏而馴謹不好頑弄且善伺人
意故祖氏一家聞生來莫不歡喜女亦視生如弟
兄不復迴避女母聞生姑稱生長進好學深欲壻
生女亦眷眷屬目祖中庭植鳳尾一株已百年生
吟嘯其側女窺無人出就生鳳尾下謂生曰老母
聞令姑說子聰明欲以我結好我亦願爲子妻託
令姑主張第未審子父母之意然否儻姻緣會合
得爲夫婦雖死無憾不然我之嫁人非商家郎則
耕家子縱金玉滿堂田連阡陌不願也生應曰得

渠爲配足慰平生因指鳳尾誓之曰若余事成開
花結子事若不成根枯葉死誓畢散去生盤桓祖
氏大小悅之女尤敬慕焉至親捧茶與生生取茶
回女戲曰茶已喫矣不患不成家人聞之亦不問
也會生姑與練妯娌參商陽爲從史陰實沮之故
生父母猶豫女未知也生以告女曰子旣未便開
親我亦不卽納聘當與老母謀必得子爲婦然後
已女家貧未嘗有繒纈之飾粉黛之施而荆釵布
裙略無垢汙下至足纏亦潔白如雪兼之賦性和
柔婉婉特甚機杼之精剪製之巧爲一族冠二嫂

酷妬之女不較也生重其為人愈有伉儷意然難
得良媒姑又不力贊兩下遷延遲遲歲月生既冠
去事舉子業女家蹤跡稀矣然女念生未嘗去懷
惟母知其情喻之曰吾又遣人往彼談汝婚事早
晚當有定議汝勿煎熬徒損容貌逾時生至雖主
姑家而意在於女留數日二嫂俱歸寧女獨紡小
樓上樓下一深巷通後園巷半磚砌磴道以登生
從園中還聞女車聲徑奔女所女見生來喜氣溢
面輟紡敘禮與生對坐且紡且談因以已年庚告
生使生推算卜其諧否又與生話家事甚悉生感

其意口占一詩贈之詩曰

曲闌深處一枝花穠艷何曾識露華素質白攢
千瓣玉香肌紅映六銖紗金鈴有意頻相護繡
幄無情苦見遮憑仗東皇須着力向人開處莫
教差

女不甚讀書識字而已語生曰子宜解說俾我聞
之生一一數繹其義女笑曰他日得侍幃房子必
教我我雖愚暗久當能之生曰婦人女子偏是聰
明以子慧心學之易易因代爲答詩曰

深謝韶光染色濃吹開準擬倩東風生愁夕露

疑珠淚最怕春寒損玉容嫩蕊折時飄蝶粉芳
心破處點猩紅金盤華屋如堪薦早入雕闌十
二重

生復縷縷爲詳詩意女曰嘗聞子才調敏捷今觀
信然使我傾仰彌切因目生久之曰子精神意氣
決非庸人後當貴顯我欲以蒲柳之質爲託者非
有他也以父早亡母年漸老長兄書寫公門次兄
陷身吏役二嫂悍惡子所深知但得遠離克獲
託絲蘿子縱無官不爲命婦亦不失爲士大夫妻
萬一流落俗子手中有死而已惟子念之圖之生

自初悅其貌不料其淑懿有識若此自是拳拳嬌
議惟恐蹉跎俄而女兄果以吏敗家事亦落生父
母無意締盟謝而辭之遂缺望矣生私作長歌一
篇寄馬歌曰

我昔正髫年笑騎竹馬君床邊手持青梅共君
戲君身似玉顏如蓮愛我聰明耽筆硯鸞鴛文
章紫駟健風鬟霧鬢緋染唇鳳尾叢邊幾回見
層樓窈窕洞房深春纖縷縷抽冰綫寒脩不來
奈若何羅帶同心竟乖願綉襦甲帳隔天涯未
解離寬學張倩君知許嫁誰人家我行射策黃

金殿回首清湖夢寐中目斷巫山淚如霰

一日女母留姻戚家二嫂尋釁與女大鬧女深處
閨閣性復善良莫敢出言又不能罵然不勝憤兼
之晉約秦盟遽然斷絕淒涼憔悴踽踽無聊是夕
竟縊死樓上母歸哭之慟手自洗殮於胸前得一
綉囊密貯杏牋一幅視之乃生所寄之詩也母不
違其意仍寘棺中生聞女死託以省姑走弔馬至
則珠沉璧碎玉殞花飛將入木矣生涕淚如雨悲
不能堪送歸葬所掩壙成墳而歸後數年生果高
科要職烜赫于時雖別取妻妾意不忘女常與天

師無為張真人論鬼神偶及女事真人見生切切
為飛章拔之載數日生夢女曰妾從辭世二十餘
年陰府查籍以妾當生三子壽至六十數未克終
卒于非命俾再為女人了其夙業而昨蒙真人道
力天符忽下今往河南府洛陽縣在城胡氏家為
男子矣感君深愛生死不忘但恨無以奉報耳然
君方當富貴位極人臣福壽豐隆子孫昌盛言訖
拜謝而去行數步復回顧云郎善自珍妾永逝矣
倏然而滅生既覺殆無以為懷遣人往女家視鳳
尾枯死已數年矣生遂作哀鳳尾歌傳於世云

有草有草名鳳尾仙人種在丹山裏世間百卉
避芳菲珊瑚寶樹差堪比鬢髻絕似鳳凰翎號
以佳名同鳳稱海上行遲珠露濕洞簫品徹綵
雲停娟娟旒旒猶貞靜琉璃刻葉琅玕柄九苞
健翮時下來五色奇文爛相映日影照耀晴篩
金盛夏翛翛風滿林豔陽不作桃李態晚歲實
堅松栢心華堂清處搖新翠曾與飛瓊翠陰會
倚叢未許鬢偷香指樹惟期終作配那知萬事
總非真幽芳淑質俱成塵綺檻靈根凋百歲綉
房麗色殞三春鳳兮偶昨來過此弄玉臺傾鳳

尾死鴛鴦瓦落野棠青孔雀屏欹土花紫感時
撫舊恨悠悠碧羽瓊蕤萬古休敗砌頽垣蛩弔
目荒煙老樹烏歸秋花草重栽春又綻鏡破釵
離永分散因歌鳳尾寓深衷留與多情後人歎

武平靈恠錄

齊仲和名諧漳州人本富家子麓有學問頗能文
章然豪俠不羈用財如糞土至正壬辰紅巾寇亂
家業爲之蕩然遂東西奔走寄食於人嘗往來武
平項子堅家爲館客子堅故微驟然發跡欲光飾
其門戶故婚嫁必攀援閥閱銜耀於人名宗右族

二子_名詰_了市
并全_身衣冠
氣

之貧窮不振者輒與締姻此則慕其華腴彼則貪其富實書翰啓劄匾冊衣錄之類皆仲和粉飾不知者謂爲真衣冠家矣洪武五年子堅死二子榮可貴可特盛襄事葬子堅臨汀山中距其居五十里仲和爲述行狀請銘於宋太史景濂且築歸全菴于墓側宏偉壯觀儼然一坊割田二伯畝飯僧仍請南華本如真公主菴事狀元金溪吳伯宗記之仲和往返菴適當途過必留宿是歲有小幹往福州爲人留館者數載已而貴可辟孝廉除嘉興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以聞被罪死秋官獄中家

產籍沒菴田入官僧悉散去洪武乙丑仲和歸往訪項氏抵菴暮矣遂假宿焉不知項亡而菴廢行入方丈寂無人聲遍視僧房或闔或闔最後至一室僧坐榻上聞人足音訝曰誰耶仲和告以姓字僧暗中應曰然則故人也請坐仲和詢僧名對曰山僧初有幻體君及見之今忘之耶仲和莫曉爲何等語復詰餘僧安在曰偶赴水陸齋會於施主家惟山僧久患風痺不能下牀故在菴耳惜行童俱出不意公來茗供俱無乏物奉待仲和告以未飯僧曰案上有殘豆數合公若不嫌請取食之仲

和餒甚撮而嚼焉因問項氏動履僧曰故無恙仲
和倦欲求寢僧曰此中有數客每夕來就山僧閑
談少選當至恐公不安仲和問何人曰皆近村良
家亦有與項宅親戚者仲和喜曰若然幸甚須臾
二人先入五人繼到僧曰今日偶值項宅舊客下
顧留宿於此諸公勿訝仲和就請衆賓清譽先至
者曰余石子見毛原穎也繼至者曰余金兆祥曾
瓦合皮以禮上官蓋木如愚也仲和謝曰燭燈俱
無不取行禮乞不見罪衆應曰旣爲項氏館賓又
是山門熟客相與一家何罪之有遂共僧講論辯

若懸河亶亶不休深造佛諦僧曰諸公久得禪蛻
當避機鋒然文士在席何不且輟空談更裁佳句
以爲清宵歡樂之資爾衆曰諾子見先吟曰

曾擅文房四寶稱盡跨鵠眼勝金星華箋法劑
長爲侶圓鏡方琴巧製形銅雀墜臺成鳳唼玉
蟾吐水帶龍腥莫欺鈍壽渾無用曾與維摩寫
佛經

原穎詩曰

早拜中書事祖龍江淹親向夢中逢遠誇秦代
蒙恬巧近說吳興陸穎工鷄距蘸來香霧濕狸

毫點處膩朱紅于今贏得留空館老向禪龕作
秃翁

兆祥詩曰

身殘面黑眼生沙棄置塵埃野衲家僧病幾回
將煮藥客來長是使煎茶無緣不復勞烹飪有
漏從教老歲華昔日炎炎今寂寂莫將冷熱向
人誇

瓦合詩曰

家貧無庇欲依誰散木微軀久覺衰孔聖絕糧
寧敢慍范丹乏米豈辭飢當年墜地何須顧此

日生塵不可炊楮拙煙消灰燼冷烝烝跨竈欲
何爲

以禮詩曰

幻身如絮太輕鬆慣覆盧能與贊公裏裂不因
兒惡臥繒穿只爲匠難逢塵灰積厚無人洗蟻
虱生多欠火烘零落半歸虫鼠蠹固知色相本
來空

上官蓋詩曰

常人髹漆貴人朱生者憎嫌死者需除是飛昇
無用我若還解化也須余能函蓋世英雄骨解

殮傾城艷冶軀寄語勞勞塵世客百金莫惜預
先儲

如愚詩曰

長鬚古鬣骨稜稜心腹虛空不減增早悟有身
應有患可堪無佛更無僧頻依鷲室行將腐久
想龍門去未能朽木枯骸禪寂味一宵清話勝

聞經

吟畢撫掌大笑傍若無人忽風約雲開月光穿戶
隱隱見諸人狀貌或矮而體方或瘠而頭銳或黑
面而一臂甚長或烏帽而一軀極短徐行者翩翩

然却披氈屹立者亭亭焉而倚壁最後一老頸若
生鱗伸和異之方欲諦視僧忽曰清風先生羅本
素至矣衆皆起迎遙見一叟編衣竹杖態度閑雅
兩袖翩翩搖擺而進揖衆客而言曰諸友今夕之
吟樂乎原穎曰先生何後也各誦所作呈之先生
曰諸公自道甚佳但不免爲外客所恠以禮曰客
雖未耄然早晚當與上官公同載矣抑又何傷先
生語僧曰吾師何故各作曰待公來同賦耳乃朗
吟曰

厭見閻浮劫火紅荒山獨守化人宮三千世界

都歸幻百二山河盡屬空衣薜亂生悲佛毀床
頭不掃笑僧慵難尋物外逃禪侶窄遇橋邊入
社翁猛虎每遊蓮座下恠禽多宿繡幡中青苔
滿院新經雨黃葉飄龕乍起風一對金剛蝸篆
面幾尊羅漢鼠穿胸殘經缺字函函損故器成
精件件雄廣殿窓開留月照閑門鎖脫倩雲封
謾憐衰朽煙霞骨莫起摧頽土木躬良夜豈期
佳客集清吟况與故人逢案間殘豆充飢腹梁
上深煤染病容行入輪迴歸敗壤不須辛苦笑
疲癯莊嚴未必成三昧遊戲何方運六通梅子

熟時圓覺性松枝偃處記遺蹤欲知吸盡西江
意只聽晨鷄與暮鐘

清風先生深贊其妙亦歌曰

臨汀山川惟說武平層巒峙秀衆水瀉清蒼龍
啓吉壤白虎開佳城青鳥叶卜筮玄武迎休禎
形環勢抱相回縈信是天造地設成當時項家
兩孝子葬父於此守墳塋歸全復構招提宇遠
請真公作菴主租糧百碩佃人供鐘鼓三時俱
聲舉能幾年遽如許馬嘶風馳泣雨常住之田
官所取門徒之僧俗爲侶檀那一去寺久荒清

宵賦詠來諸郎毛生脫穎才偏銳石公持重行
還方如愚守柱鬚脫而衰朽兆祥失柄歎息而
淒涼皮家之翁衣破絮垢滿襟裾虱爭聚瓦合
散誕少持推上官克狂使人懼蹇予放浪號清
風老大弗改玉虛容平生掃遍天下熱族親尚
在杭城中痴僧貧病廢奔走枯木寒灰身土偶
無心望賜紫袈裟默參潛悟慵開口齊諧非是
志恠徒相逢且復爲嬉娛功名富貴盛浮世聲
色根塵悲幻軀參橫斗落金鷄曙回首東西分
散去要知物我兩相忘居士墳邊夜談處

逡巡間墜兔收光遠雞戒曉衆賓遽散不知所之
仲和出視莽然空菴還覓病僧獨一泥像觀背間
題字年月正仲和寓菴時所塑者今已剝落始悟
山僧有此幻體君及見之之言復過別室惟敗硯
支門秃筆委地鼠糞堆積于案間因思所食殘豆
蓋是物也又有爛絮被一番舊羅扇一握甌生塵
而欲破鈔無柄而半穿柱掛木魚壁倚棺蓋仲和
大駭奔走出門行數里方有人家因往投之主翁
云此地閒無居人復多奇恠子昨夜宿於何處仲
和備以語之翁曰險矣哉子之性命也并告以項

氏遭禍墳菴圯毀其家寄一壽木于彼近亦被人
劈而為薪止餘蓋在子所遇石子見毛原穎非硯
與筆乎金兆祥曾瓦合非鈔與甌乎皮以禮則被
字木如愚則木魚上官蓋為棺材羅本素乃舊扇
卽子所觀故物顛倒為惑也其曰有與項氏親戚
者蓋指棺而言耳棺為項氏故物故曰親戚也仲
和默然惴慄特甚卽日回家果得重病因憶早晚
與上官公同載之言料必不起遂却醫藥妻子交
口勉之仲和曰死生有定物已先知服藥求醫徒
自苦耳又半月竟卒嗚呼若仲和者得不謂之曠

達之士哉

瓊奴傳

瓊奴姓王氏字潤貞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童氏
携瓊以適富人沈必貴沈無子愛之過已生年十
四雅善歌辭兼通音律言德工容四者咸備近遠
爭求納聘焉時同里有徐從道劉均玉者請婚猶
切徐本華胃而清貧劉實白屋而暴富徐之子名
茗郎劉之子名漢老皆儀容秀整且與瓊奴同年
必貴欲許劉則鄙其閭閻之卑微欲許徐則慮其
家道之窮迫猶豫遲疑莫之能定一日謀於族人

之有識者彼爲之畫策曰但求佳壻勿論其他必
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乎曰易耳子宜盛爲酒食
特召二生仍請前輩之善藻鑑者使潛窺之一則
觀器量之如何二則試詞翰之能否擇其善者而
從焉於選壻乎何有必貴深然之至二月花晨開
筵會客凡鄉里之號名勝者咸集于庭均玉從道
亦各携其子而至漢老則人物整齊雍容應對降
登揖讓未免矜持茗郎則眉目清新言談儒雅衣
冠朴素舉止自如席尊有耕雲者沈之族長也名
知人一見二生已默識其優劣矣乃颺言於衆曰

宗姪必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求締好兩門子
第人物並佳但未審姻緣果在誰耳必貴起對曰
此事尊長主之則善矣耕雲曰古人有射屏牽絲
設席等事皆所以擇壻也吾則異於是因呼二生
至前指壁間所掛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
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四畫曰二郎少攄妙思試爲
詠之中目奮衣在此一舉奈何漢老生居富室懶
事詩書聞命睢盱久之不就茗郎從容染翰頃刻
而成呈上耕雲喟喟稱賞其詩曰

胭脂曉破湘桃萼露重茶蘼香雪落媚紫濃遮

刺綉窻嬌紅斜映鞦韆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
雲未暇臨粧臺笑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
未開

右惜花春起早

香肩半軀金釵卸寂寂重門鎖深夜素魄初離
碧海墀清光已透朱簾罅徘徊不語倚闌干參
橫斗落風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過薔薇架
後看

右愛月夜眠遲

銀塘水滿蟾光吐嫦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

若可捫分明兔穎如堪數美人自挹濯春葱忽
訝冰輪在掌中女伴臨流笑相語指尖擎出廣
寒宮

右掬水月在手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凝立素手攀條
恐刺傷金蓮移步嫌苔濕幽芳擷罷掩蘭堂馥
郁餘馨滿綉房蜂蝶紛紛入窻戶飛來飛去繞
羅裳

右弄花香滿衣

均玉見漢老一辭莫措大以爲恥父子竟不終席

而逸矣於是四座合詞皆以茗郎爲好而茗之婚
議亦自此而成不出月餘已擇日過聘矣旣而必
貴以愛壻之故欲其數相往還遂招寘館中讀書
進學偶童氏小恙茗郎入問疾而瓊奴正侍母湯
藥不虞茗之至也迴避弗及乃相見於母榻前茗
郎盼之姿色絕世出而私喜封紅箋一幅使婢送
與瓊奴拆之空紙也瓊奴笑成一絕以答茗曰
茜色霞殘照面頰玉郎何事太多情風流不是
無佳句兩字相思寫不成

茗郎持歸以誇於漢老漢老正恨其奪已之配以
白均玉均玉不咎子之無學反切齒徐沈入骨恨
之即誣以事俱不得白徐闔室役遼陽沈全家戍
嶺表訣別之際黯然銷魂觀者莫不爲之下淚遂
散去南北不相聞已而必貴傾殂家事零落惟童
氏母女在蕭然茅店賣酒路傍雖患難之中瓊奴
無復昔時容態而青年粹質終異常人有吳指揮
者悅之欲娶以爲妾童氏以許人辭吳知其故遣
媒謂曰徐郎遼海從戍死生未卜縱饒無恙又安
能至此而成姻乎與其痴守空營蹉跎歲月盍不
歸我貴家任汝母女受用亦不虛度一生也瓊奴

堅然不肯吳又使媒媪行言且壓以官府童氏懼
與瓊奴謀曰一從若去五閱星霜地角天涯魚沉
鴈杳真所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汝之身事終恐荒唐矧又父遽淪亡他鄉
流落權門側目欲強委禽吾孤兒寡婦其何術以
拒之瓊奴泣曰徐門遭禍本自兒身脫別從人背
之不義且人之異於禽獸者以其有誠信也棄舊
好而結新歡是忘誠信苟忘誠信殆犬彘之不若
也有死而已其肯爲之乎因賦古詞一闋以自誓
其調寄滿庭芳云

綵鳳分群文鷓失侶紅雲路隔天台舊時院落
畫棟積塵埃謾有玉京離燕向東風似訴悲哀
主人去捲簾恩重空屋亦歸來 涇陽憔悴女
不逢柳毅書信難裁歎金釵脫股寶鏡離臺萬
里遼陽郎去也甚日重回丁香樹含花到死肯
傍別人開

是夜自縊於房中母覺而救解良久方甦吳指揮
者聞之怒使麾下碎其釀器逐去他居欲折困之
時有老驛使杜君亦常山人必貴存日相與善憐
童氏孤苦假以驛廊一間而安焉一日客有戎服

者三四人投驛中杜君問所從來其人曰吾齊遼東某衛總小旗差往海南取軍贓此假宿耳值童氏偶立簾下中一少年特淳謹不類武卒數往還相視而凄慘之色可掬童氏心動即出問之爾誰耶對曰茗姓徐浙江常山人幼時父嘗聘同里沈必貴女與茗爲婚未成親而兩家緣事沈責南海茗戍東遼不相聞者數載矣適因入驛見媽媽狀貌酷與茗外母相類故不覺感愴非有他也童氏復問沈家今在何處厥女何名曰女名瓊奴字潤貞開親時年方十四以今計之當十九矣第忘其

所寓州郡難以尋覓耳童氏入語瓊奴瓊奴曰茗然天也明日召使至室中細問之果茗郎也今改名子蘭矣尚未娶童氏大哭曰吾卽汝丈母汝丈人已死吾母女流落于此出萬死已得再生不圖今日再能相見遂白于杜君及茗之同伴衆口嗟歎以爲前緣杜君乃率錢備禮與茗婢媵合卺之夕喜不塞悲瓊奴訴其衷懷不任悽斷因誦杜少陵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句殆爲今日設也茗撫之諄切曰第毋傷感且盡綢繆姑候來年挈爾同歸遼東則魚水歡情永永相保矣旣

而茗同伴有丁總旗者忠厚人也謂茗曰君方燕爾莫便拋離勾軍之行不必渠往我輩當分詣各府投文君善撫室且此相待公事完日相與歸遠茗置酒餞別諸人起程不料吳指揮者緝知以逃軍爲名捕茗於獄杖殺之藏屍於窰內亟令媒恐童氏曰彼已死矣可絕念矣吾將擇日昇轎來迎汝女若又不從定加毒手媒求諾反命瓊奴使母諾之媒去與母曰兒不死必爲狂暴所辱將俟夜引決矣母亦無如之何是晚忽監察御史傅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狀以告傅

公即抗章以聞又兩月得請就命鞠問而求屍未得政讞訊間羊角風自廳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鬼有知道吾以往言訖風即旋轉前引馮首徑奔窰前吹開炭火而屍見矣公委官檢驗傷痕宛然吳遂伏辜公命州官葬茗于郭外瓊奴哭送自沉于塚側池中因命葬焉公言諸朝下禮部旌其塚曰賢義婦之墓童氏亦官給衣廩優養終身焉

幔亭遇仙錄

杜僕成巴丘之逸士而寓居於建陽賦性高邁抗志林泉畜一小舟置筆床茶竈釣具酒壺于其中

每夷猶於清溪九曲間以爲常而人亦推其有標
致一日仲秋雨霽涼風滿襟僕成沿流臨泛聽其
所之俄而舟泊巖邊仰視巖上則綠蘿翠蔓丹桂
蒼筠繁蔭幽香芬敷掩冉因繫船登岸信步閑行
忽有石門洞開路途平坦僕成知爲異境欣躍而
前但覺風日暄妍天氣清淑真別一堪輿也約二
里許入一大城城中宮闕宏壯守衛森嚴金書榜
曰幔亭真境蓋武夷君所治也又里餘喬木嘉樹
華屋崇垣流水飛花鳴鷄吠犬遙望高甍一區俯
瞰清池之上題曰清碧道院僕成及門猿鶴擾馴

芝蘭馥郁柳陰之下雙童立焉僕成揖之問是何
處童子曰清碧先生候子久矣因入白須臾復出
導僕成前進經數處雲窻霧閣迴異人間瑤樹瓊
林自同天上最後抵一軒館清碧幅巾大帶容貌
儼雅坐于中間僕成再拜清碧曰汝知人間有京
兆杜伯原乎吾是矣汝吾族子也小子識之僕成
跪謝晚生不及承教訓久之問宗黨及虞楊范揭
諸君子後裔之詳僕成應對歷歷可聽清碧若有
喜色少焉童子進百花茶僕成喫罷略不知飢逮
暮宿之別室楮衾練帳石枕竹床風露淒然睡不

成寐惟櫺間明月窺人飛雪入戶自非神完氣充
骨堅志定者弗能居也明日召僕成飯鹿脯一盤
胡麻一器然芳馨甘美味實非常飯畢將辭而出
清碧曰此中群仙別館諸執文皆遊戲于茲來旦
當集吾舍將乞其詩文送汝歸去姑少俟僕成又
大喜過望次早果有褒衣魏冠瑤琚玉佩者七人
至皆風度凝遠氣象超凡清碧起迎長揖而坐僕
成鵠立拱手屏息戶外一仙忽顧之曰是兒何爲
來哉清碧云族子僕成也吾昔居世累辭徵辟而
潛心著述今皆散逸獨春秋諸傳正議四十八卷

僅存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皆諸公所知者故嘗貯
以石函鎖以金鑰藏于玉笥覆箱鋒之北巖近因
蛟蜃作孽水激穴開而函露矣深懼愚夫竊發蓋
寘數未可以傳于人代故召來命歸室之耳因相
與論諸傳之得失一仙曰春秋宣父手筆不比他
經而諸儒以管窺蠡測拘拘然指一字爲褒貶豈
聖人之心乎大抵聖經所書有常有變難執一而
論首王人次封爵常也主會主兵謀縱謀逆幾於
變矣然而託始立法拳拳宗周王必曰天王正必
曰王正文武成康之威靈儼乎其對越撥亂反正

蓋爲天下後世計而以爲爲魯而作豈聖意哉一
仙曰伯原公之意如何清碧曰昔人謂三傳作而
春秋散散則散矣然三傳亦未容以輕議也蓋公
羊穀梁專釋經而左氏專載事至唐啖氏趙氏始
毫分縷析辨明義例合三家之要而歸之一陸淳
親承趙氏之學又著纂例辨疑微旨三書其文可
謂粲然而其學可謂粹然矣宋朝諸儒所述皆明
白正大詞嚴義密無餘蘊矣但胡康侯主於諷諫
高宗復讎未免微有牽強處故朱子嘗去胡氏說
春秋已七八分但未到灑然處良有以也又若張

洽之傳王氏讞議等書皆能發先儒之未發論其
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其至者惟伊川乎已而設
宴遵豆具陳殺則黃精玄芝樂則朱絃綠綺鬱金
秬鬯迭勸更酬侍從使令執事有恪莫敢少罄歎
飲旣徹乃重焚香篆再進茶甌綠衣童捧錦軸展
石卓上命僕成遍拜坐賓且曰族子此來多生慶
幸今茲遭遇實出宿緣諸仙丈得無動念乎願丐
珠玉數聯俾持歸人間以爲奇玩亦斯文盛德美
事也未審許之否乎皆笑曰吾輩久不作世人語
當何言耶於是清碧親隸幔亭遊三字於卷端不

芒道人方方壺寫幔亭遊圖于其次紫霄上相玉
蟾白真人摘雄詞挾天藻述幔亭遊序一首文多
不載諸仙遂次第賦詩捷若風雨而閑閑宗師吳
全節爲之倡曰

曾祝蕃釐侍尚方紫壇清夜醮虛皇奎章已拜
看雲賜真境空餘煮雪房物外煙霞端可樂人
間富貴久相忘而翁著述遺書在石室開時

慎藏

貞居外史句曲張伯雨亦賦云

良常鬢別武夷遊爲訪名山洞府幽行處獨携

千歲鶴歸時自控五花蚪經多傳註真成贅道
在希夷信莫求泉石鄉中多勝槩可能來此事

藏脩

上清外史薛玄卿繼之以句云

綠荷衣上帶雲霞誤入玄洲外史家青鳥近傳
王母信蒼龍遙引木郎車相逢只恨仙凡隔歸
去寧愁水陸賒儒道異門非確論臨風爲子一
長嗟

湖山水月道人宰淵微吟曰

先生著述勝古人予奪去取皆通神獲麟聖筆

久已絕末學剽竊疇其真惟公特起精凡例迂
誕一空穿鑿廢奇文未許世流傳幽隧重教石
封閉先生已是列仙儒古體親煩漢隸書遙知
寘向茆齋裏夜夜虹光貫紫虛

開府真人王溪月歌去

武夷先生洞天住閉戶窮經辨經註東海人爭
重管寧南州士競推徐孺尊王賤伯心何勞詞
巖義正明秋毫奸号已受斧鉞戮善也還蒙華
袞褒旣成珍愛比金玉固鎖重封葬山麓埋藏
此日悶靈蹤誦讀何年載人腹鬼守不謹蛟出

遊石函一夕隨奔流先生大懼呼族子函以土
石填巖幽因茲得至清虛境好斷塵緣發深省
莫向人間戀火坑幻身渾似浮漚影玉蟾仙翁
宋碩儒上卿貴重元鉅夫玄義詞翰古難有伯
兩文章今絕無湖山水月煙霞老羽客之中詩
更好虎臥龍跳筆似飛萬斛珠璣即時掃群公
總是宋元人駭鸞翳鳳爲仙真千生萬劫難得
見如何一旦皆相親蹇余謬忝官開府至正年
間棄塵土武夷天目長往來獨與而翁早爲伍
渠歸努力毋蹉跎流光日日如擲梭北印山上

舊墳少聞道新墳今更多

詩成俱親筆一揮文不加點正傳玩間忽園一道人李玉成虛一先生趙嗣琪金溪羽人查廣居無為子張信甫至伯雨曰奇事奇事遂以卷呈之四人題詠查先賦曰

騎得遼東一鶴回千年又見碧桃開誰家小子如方朔偷向碧桃樹下來

無為子詩曰

得道俱為蓬島客長生已作洞天賓如何却起凡間念更寫雲謠贈世人

園一先生題云

至人收視息恬澹養希夷萬物皆芻狗此身真若遺大道無終始時運有盈虧寄言學仙子試向竅中窺

虛一亦從而作曰

好山遠凝黛弱水難勝載流響聞天風颺輪弭飛蓋因逢世間人聊問今何代

寫畢清碧笑謝諸仙扶携而出僕成拜受什襲辭歸清碧使人送出洞口倏忽不見回顧四山蒼然榛莽惟錦軸爛爛囊間還覓小舟尚維故處僕成

後抵家卽往玉笥覆箱之下訪之果有偃松欹于
穴竇之側一石函封閉甚固爲山水所衝欲墜未
墜橫枕松根僕成以繩懸下巖底築土塞之而加
以石焉自爾之後容貌光澤行步如飛蓋啖異饌
所致越數年乃棄妻子携仙跡遨遊名山罕與人
接惟龍虎盧大冶高士與交最密始以卷示盧爲
盧言如此盧遂摹三字於仙巖石間且錄其詩文
似天師天師求卷不能得盧死僕成偃偃無所依
亦化於山中將化前一夕風雷攝其卷去次午竟
逝七日而顏色不變肢體不僵目光不毀識者以

爲遇仙屍解云

胡媚眼傳

黃興者新鄭驛卒也偶出夜歸倦憇林下見一狐
拾人髑髏戴之向月拜俄化爲女子年十六七絕
有姿容哭新鄭道上且哭且行興尾其後覘之狐
不意爲興所窺故作嬌態興心念曰此奇貨可居
乃問曰誰氏女子敢深夜獨行乎對曰奴杭州人
姓胡名媚娘父調官陝西適被盜於前村父母兄
弟俱死寇手財物爲之一空獨奴伏深草得存殘
喘至此今孤苦一身無所依託將投水而死故此

哭耳興曰吾家雖貧賤幸不乏饘粥荆妻復淳善
可以相容汝能安吾家乎女忍淚拜謝曰長者見
憐真再生之父母也隨至興家復以前語告興妻
妻見女婉順亦善視之而興終不言其故時進士
蕭裕者八閩人新除耀州判官過新鄭與新鄭尹
彭致和爲中表兄弟因訪致和致和宿之館驛黃
興供役驛中見裕年少迭宕非端士且所携行李
甚富乃語妻曰吾貧行可脫矣因欲動裕數令媚
娘汲水井上使裕見之裕果喜其艷也即求娶爲
妾興曰官人必欲娶吾女非十倍財禮不可裕不

吝傾貲成之携以抵任媚娘賦性聰明爲人柔順
上自太守之妻次及衆官之室各奉綠羅一端臘
脂十貼事長撫幼皆得其歡心由是內外稱譽人
無間言其或賓客之來裕不及分付而酒饌之類
隨呼卽出豐儉舉得其宜暇則躬自紡績親繰蠶
絲深處閨房足不履外闕裕有疑事輒以咨之即
一一剖析曲盡其情裕自詫得內助而僚寀之間
亦信其爲賢婦人也未幾藩府聞裕才能檄委催
糧于各府媚娘語裕曰努力公門盡心王事閨闈
細務妾可任之惟當保重千金之身以圖報涓埃

之萬一慎勿以家自累也裕領之而別因前進宿于重陽宮道士尹澹然見之私語裕吏周榮曰爾官妖氣甚盛不治將有性命之憂榮以告裕叱之曰何物道士敢妄言耶是年冬末糧完回州署事屆春暮而裕病矣面色萎黃身體消瘦所為顛倒舉止倉惶同寅為請醫服藥百無一効然莫曉其致疾之因周榮忽憶尹澹然之言具白于太守太守以問裕裕曰然於是謂同知劉恕曰蕭君臥病皆去有崇吾輩不可坐視劉曰盍請尹道士而治之乎守卽具書幣遣周榮齋詣重陽宮請澹然澹

然曰渠不信吾語致有今日然道家以濟人為事可吝一行乎便偕榮至守出迎以裕疾求救為請澹然屏人告守曰此事吾久已知彼之宅眷乃新鄭北門老狐精也化為女子惑人多矣若不亟去禍實叵測守驚愕曰蕭君內子衆所稱賢安得遽有此論哉澹然曰姑俟明朝便可見矣乃就州衙後堂結壇次日午澹然按劍書符立召神將須臾鄧辛張三帥森立壇前澹然焚香誓神曰州判蕭裕為妖狐所惑煩公等即為勦除乃舉筆書檄付帥持去其文曰

上清殺伐雷府分司照得二氣始判而天高地
下自此奠其儀三才已分而物化人生亦各從
其類念幅圓之既廣慨狐魅之滋多緝木葉以
為衣冠髑髏而改貌擊尾出火以作崇聽冰渡
水而致疑所以百丈破因果之禪大安入羅漢
之地再思多佞難逃兩脚之譏司空博文能識
千年之恠况蕭裕乃八閩進士七品命官而敢
薦爾腥臊奪其精氣投身驛傳之卒作配縉紳
之流恣烏合而弗慚懷豕心而未已綏綏厥狀
紫紫其名過可文乎言之醜也郡城隍失於覺

察 且姑容衙土地乃爾隱藏另行究治其青
丘之正犯論黑簿之嚴刑押赴市曹斃于雷斧
使虎威之莫假庶免悲而有懲九尾盡誅萬劫
不赦耀州衙速令清淨新鄭驛永絕根苗長閉
鬼門之關一準豐都之律布告廟社咸使風聞
俄而黑雲滃墨白雨翻盆霹靂一聲媚娘已震死
闌闌矣守率僚屬往視乃真狐也而人髑髏猶在
其首各家宅眷急取其所贈諸物觀之其綠羅則
芭蕉葉數番臘脂則桃花瓣數片以示於裕裕始
釋然尹公命焚死狐瘞之僻處鎮以鐵簡使絕跡

焉然後取丹砂蟹黃篆符與裕服而拂袖歸山飄然不顧矣裕疾愈始以娶媚娘事告太守遣人於新鄭問黃興興已移居家道殷富不復爲驛卒蓋得裕聘財所致耳始畧言嫁狐之實於人詢者歸具以告太守衆乃信狐之善惑而神澹然之術焉

剪燈餘話卷之三

剪燈餘話卷之四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子欽訂定

洞天花燭記

天曆二年己巳之歲於潛秀才文信美偶出遊至半道忽有二使布袍葛屨聯袂而來長揖於前曰華陽丈人薰沐奉請文倉卒辭避曰信美天目之鄙人華陽地肺之靈境仙凡旣隔造詣何由二使曰已辨軒車願無多讓遂與同行果有竹兜子一乘俟道左信美旣上昇去如飛頃刻卽至使者偕

信美入丈人玉冠綃衣秉簡出迓且致辭云僭越
奉邀曲承枉顧幸勿以牽率見罪也與之抗禮並
坐于堂茶罷出杯珎饌羅列丈人親執盞於信美
前曰老夫叨處洞天久思閑逸而男婚女嫁尚爾
關心今弱息及笄議姻震澤將納其次子爲壻佳
期式屆聘禮已臨諸事皆備惟回書未得人耳稔
聞名士尤擅才華特此攀迓無非借重命左右取
筆硯鸞箋寘於几案之上信美肘若神運思如泉
流揮灑無停畧不經意其詞曰

福地陰陽合洞天諧二姓之緣龍池歲月深水
府締萬年之好專憑兔穎虔復鸞絨恭惟震澤
主者順濟昭祐王親家闕下乾坤粹氣星斗寒
芒果證真仙受穹資於上界位齊海瀆膺顯號
於明時爲霖運仁靜之施體道存智動之用消
流必納廓其量於有容衆派爰歸匯其涯於無
際久著朝宗之望夙推潤下之功視事坐魚鱗
堂班行肅睦休退宴玳瑁殿歌舞鮮妍官聯天
上之豪華庶食吳中之綿遠民虔崇於香火世
尊仰於威靈福祿攸同商農均賴某志耽冲素
體法謙虛通籍金門生殺忝司於下土秉鈞玄

省朝參幸近於清光既交隣壤之歡仍羨華腴
之盛如令嗣某顛昂聞望允爲白面綉衣卽小
女某婉婉聽從詎謂紅樓富家女仁厚慕象賢
之公子肅雍愧下嫁之王姬自顧何人敢辭非
耦宜其家宜其室納微式謹於初盟投以桃投
以李將意莫酬於厚貺長春不老永世齊芳
丈人讀旣稱歎再三遂留宿以光華燭之會於是
遣价賣書徧請附近洞府群仙壯觀禮席至日駢
集車馬之多旗麾之盛蓋世所未有丈人頂九旒
之冠佩五嶽之圖被赤霜之服宿客於別殿俄而

千騎萬騎疊鼓鳴笳翠蓋文旂擁雕鞍之先後綉
裳袞服儼珠履之尊崇燈燭輝煌笙歌繚亮侍者
走報新壻及門也群從起迎引入幕次忽內閣傳
命索催粧詩甚急而壻所帶相行之人艱澁殊甚
從者數十輩絡繹不絕壻緝知信美在坐私下遣
人致浼信美卽代爲之詩曰

玉鏡臺前鞞綠鬟象牙梳滑墜床間寶釵金鳳
都簪遍早出紅羅綉幔看

十八鬟多氣力嬌粧成不覺夜迢迢風流自有
張生筆留取雙眉見後描

媒持以入衆皆喝采但見紅粧百隊畫燭兩行簫
管喧闐香風淡蕩引壻入洞房合卺執事者又忘
將撒帳文來左右皆失色壻呼媒耳語復使出致
免信美信美立撰附之曰

伏以細縕未判固溟滓之無形清濁旣分便剛
柔之有對粵從開闢之始已生配匹之名至道
所存大婚尤謹恭惟震澤新壻郎君華陽元姬
淑女早鍾間氣夙孕真姿禮樂文章端可作吳
綵鸞之倩工容言德允宜爲王君迥之妻緋桃
自泛於靈源紅葉肯題於流水天作之合神相

其成惟化工不離於陰陽而道妙造端乎夫婦
曲房窈窕羅幃翠被鬱金香盛服輝光火浣單
衣綉方領揭蓋露珠冠之飾交杯互玉笋之聳
錦褥平鋪軟襯金蓮之鞵黛螺濃染輕描偃月
之眉二姓百年一雙兩好燕婉旣諧於伉儷綢
繆宜合於瑟琴于以採藻于以採蘋克謹烝嘗
之薦載弄之璋載弄之瓦行膺莞篔之祥合歡
詎讓於名花並蒂宛同於奇果噦噦似朝陽之
鳳雍雍類春渚之鴻響動犀幃幔感龍鱗之輕
細夢回鴛枕口含鷄舌之芳馨奇逢已遂於結

縞善頌更陳於撒帳請歌辭語庸助歡聲

撒帳東

羅幃綉幕圍春風唐李賀紅綻櫻桃含白雪唐李商隱

元精耿耿貫當中唐李賀

撒帳西

歌舞留人月易低唐儲光義驚起芙蓉睡新足唐李賀

倚風晴態被春迷唐雍陶

撒帳南

新人轎上着春衫唐李商隱雲鬢半偏新睡覺唐長恨歌

斷腸春色在江南唐韋莊

撒帳北

雲樓半開壁斜白唐李賀小語低聲問玉郎唐裴謙

春色惱人眠不得宋王介甫

撒帳上

兩兩紅粧笑相向唐崔顥淡雲輕雨拂高堂唐李商隱

睡覺不知新月上唐陸龜蒙

撒帳下

滿山明月東風夜唐韓偓冰簟銀床夢不成唐溫庭筠

美酒清歌曲房下唐李頎

伏願撒帳之後姑嫜交慶家室攸宜一掬瓊漿

謾說裴航之奇遇五雙白壁可知雍伯之陰功
縱石爛而海枯諒天長而地久蝨斯秩秩麟趾
振振

奈何壻之儷相多作吳語不善於讀復傳呼文秀
才既抵內寢則珠玉相輝綺羅交映桃腮杏臉粉
頸酥胸者不知其幾十百人自非女與壻對坐象
床斷不能辨其孰爲新婦也信美抗聲朗誦從容
閑雅抑揚高下甚得其宜聽者齊聲道好禮成而
出須臾壻遣媒致利市冰綃二匹明珠二顆信美
拜受便赴禮筵所設皆非煙火之食不能名識夫

人徧告坐賓贊譽信美之才調且作而言曰惟茲
嘉禮曠劫罕遇今文士賁臨群仙光降願留珠玉
以爲洞天之重不識可乎信美乃獻洞天花燭詩

曰

玄黃初分闕靈壤峭壁穿崖絕來鞅深嚴不遣
俗人到窈窕惟宜法宮敞重重疊疊峙華構畫
棟凌霄掛金榜丈人華蓋鈞軸相佐治蓬萊生
殺掌神明自與世塵異婚嫁本無情欲想陰陽
動靜含橐籥示有耦配非惚恍高閣孰是可作
對震澤尊居百川長時良日嘉車輛多瓊樹瑤

柯頰成兩烹龍魚鳳設賓筵拷鼓搥鐘震霆響
蹇予凡陋忝司箋利市平分珠與鏹雍容喜得
廁衣冠儼相寧期近屏幌庖丁絡繹進珍羞座
客紛紜雜談講飲河鼯鼠愧盈腹止魯鷄鵲慙
厚享幸觀花燭獻新篇留與千年洞天賞

衆賓傳玩咸贊瓌奇宴罷酒闌扶携而出明日丈
人於玄清內殿特待新壻專命信美陪席信美固
讓不敢當翁壻交請乃就坐酒三行美人捧紅羅
二端文錦二匹為謝既終宴遣前二使送出還家
家人驚恠失已半月矣信美悉哀諸物貨賣遂成

絕
富室子孫甚盛號過仙文氏於潛人至今稱之不

泰山御史傳

宋珪字孟瓚山東之益都人世農家至其父始讀
書為畷儒珪生而俊偉長而端嚴能勤於學日記
數千言居貧自食其力隱田里間以教授為業非
義不為人敬憚之省臣以孝第力田薦不報集賢
大學士阿魯渾撒里言其守節靜退不求仕進宜
用以勵奔競又不報珪皆漠如也性嚴毅不能容
人之過每面折之至頭頸發赤不少怒而人亦服

其規誨無有與之爲怨者至正二十年秋八月望
珪居家忽見黑雲四合迷亘其屋旌幢麾節擁一
神人若凡間貴官之狀呼珪出曰岳帝聞子經明
行脩不偶於世特召子爲泰山司憲御史珪莫測
所以俯伏聽命神人即宣制曰

東岳天齊大生府蓋聞備束帛以徵賢朕每艱
於得士正朝綱而執法汝克稱於其官顧茲耳
目之司實荷聰明之寄旁求草澤峻陟華階儒
士宋珪公直以無私剛嚴而有斷方篤志探詩
書之贖而含章著易象之貞安貧以樂簞瓢味

道而甘韋布顯榮常在於身後優除真拜於烏
臺糾察每侍於帝傍謹論竚聞於白簡期邁攬
轡范滂之右肯居乘驄桓典之間正色而諛佞
寒心飛章而奸回破膽母負清華之選思酬特
達之知於戲斧鉞下青冥祿未沾於人世綉衣
立霄漢名更重於岱宗咨爾夙儒服我新命可
拜司憲御史

聽畢珪再拜曰帝命有嚴其何敢避但乞少緩耳
神人頷之反旆而去珪知必死即處置家事沐浴
更衣逮夜半逝矣又數年其友秦軫罷閩中尉歸

次泰安州遇珪於逆旅相與道舊沽酒而飲之軫
審知爲鬼且悉其死時事因問曰地下官府與人
世類乎珪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亦何用知然念舊
交復是儒者說亦何害大抵陰道尚嚴用人不苟
惟是泰山一府所統七十二司三十六嶽臺省部
院監局署曹與夫廟社壇墀鬼神大而冢宰則用
忠臣烈士孝子順孫其次則善人循吏其至小者
雖社公土地必擇忠厚有陰德之民爲之而尤重
詞職向脩文館缺官遍處搜訪不得其人亦有薦
三數公者雖甚文采而在世之時不脩士行或盜

名欺世或昧已瞞人狗媚狐趨皆有疵之可議不
得已就其中擇彼善於此者一人爲司言上卿近
又被墓靈塚伯訴其生前撰述死者銘誌不實廣
受潤筆之資多爲過情之譽以真亂贗以愚爲賢
使善惡混淆冥官最所深惡徃徃照依綺語妄言
律科罪付拔舌地獄施行此尤儒者深戒雖有他
美莫得而贖焉聖帝以其近臣曲加貸宥而復荒
迷杯酌失誤表文罪惡貫盈靈祇共憤吾糾而彈
之天齊震怒遂下於獄隨即奏聞上穹已正典憲
汝可錄吾彈文歸示鄉里使知幽明法度更是謹

嚴凡在章縫務悖誠實不可謂生前作事地府罔知度人經云諸天記人功過毫分無失斷非虛語也卽出藁使軫抄之文載于此

泰山司憲御史臣宋珪爲糾覈事臣聞設職建官本陰陽之通制操觚執翰實臣子之當爲苟廢務以懷奸必正名而論罰罪莫大於慢上律莫重於欺君惡旣難容討奚容後切照脩文館司言上卿某人庸庸俗士貿貿迂儒生前誤玷於清流巧於諛墓死後謬馳於雅望善於德名妄矜襪綫之才猥試鉛刀之利拔自下鬼擢於

近臣乃被塚伯之訟言合在獄卒之投畀過蒙原宥特賜保全所宜竭力宣忠感恩圖報而本官虎皮羊質狼子野心弗思載筆搗辭盡其職業惟務飲酒食肉苟度歲時以偃蹇爲當然率輕狂而自若蹤跡詭秘賄賂公行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粉身不足以勝其誅旁若無人但知有已怙終不省累惡不悛乃於聖帝降誕之辰神鬼悉入稱賀三界之靈畢集列嶽之使皆來鐘鼓在懸冕旒升殿進表文而祝頌獻禮制之故常却乃連日醕醑臨期失誤使百辟倉皇駭愕

以失色聚衆人捏合掇拾以成文愆慢不恭肆
刑書之具在勸懲示戒蓋王法之必誅再照司
言亞卿其人視猶心腹事若父兄進拔出於其
門動靜囿於其術每忘規諫屢獻諂諛立身未
免於附腥示戒固宜於連坐合將各犯拿送鄴
都明正其罪以鋤奸慝以正憲綱緣係命官伏
候裁處

抄畢軫告之曰某忝冒士流叨竊祿食茲者罷職
回鄉竟不知前程之事果必如何今幸遇公願乞
指示珪曰天厭夷德久矣將有 真人龍興於淮

泗間君不及見君之子孫當享太平之福軫曰若
然則時事早晚大謬耶必有兵革之禍吾其死於
兵戈乎珪曰尚遠勿慮也軫固問之乃援筆寫八
句云逢衢祿進遇安祿槁火馬行遲金雞叫早門
心掘井花首去草左陰右陽後釋前老竟莫曉其
所說遂收寘囊間復謂軫曰珍重故人勉旃爲善
遂揖別而去倏然不見其後軫用薦者再起爲衢
州錄事則逢衢祿進之說驗矣未幾有委攝西安
縣得風痺之疾數月不愈停俸醫治則遇安祿槁
之說又驗矣軫甚憂其病無何竟卒好事者追詳

其死之年實丙午冬丙屬火馬肖午沒之日乃辛酉旦丑屬金酉肖鷄行遲言臘之盡叫早言晨之初悉與語合但後四句莫喻孰知軫任錄事時娶一妻乃開化人亂離不能北歸因舁軫柩葬開化以字觀之門中寘井成開花頭去草成化瘞處左則外母墳爲陰右則妻兄墓爲陽按山有道觀廢趾非前老之謂乎靠山有佛堂敗屋非後釋之懺乎軫既殯妻子留居墓下遂爲開化人 天朝平定群雄民樂熙洽軫有孫仕至工部尚書者珪之言雖若迂恠然無一之不驗是知人之窮通出處

壽夭興衰生死葬埋皆有一定之數莫得而改移或者乃欲以智力勝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江廟泥神記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烟數百家商賈物貨之所聚買賣甚旺江上古厖一區相傳爲花藥夫人費氏之祠逮今頗著靈迹厖近大姓鍾聲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聲遠女兄有子曰謝生璉者亦鉅室來舅家就學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畧無寒儒迂腐態群從咸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特

盛建碧漪堂水月亭玩芳亭醉春館翠屏軒于其
內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暮月矣一日偶自
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戲于玩
芳亭畔生謂是諸表妹遽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
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誤此來耶
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隣花氏之女也久聞芳園
勝麗奇卉芬敷故相携就此一賞玩耳不料爲郎
所窺幸無深訝生意其隣居女子相往還亦不以
爲恠矣至夜將睡忽聞鹵櫺軋軋作聲若有人敲
推者起視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闖然入戶向生

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陋資丹鉛
弱質偶得接見於光範陡然忽動其柔情莫或自
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禮以私奔肅抱
衾裯祇薦枕席言訖即邀生入寢相與講歡生戲
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
樂與諸妹耳遂口占一詩曰

翠翹金鳳鎖塵埃懶畫長蛾對鏡臺誰束白茅
求吉士自題紅葉托良媒蘭缸未滅心先蕩蓮
步初移意已催携手問郎何處好絳帷深處玉

山頽

俄而兔兔將低鷄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悄而去翌晚生焚麝焚蘭啓窗相候女果共一人至笑撫生曰昨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君好好做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親昵語笑綢繆並枕同衾一如姊妹性慧黠亦復能詩卽爲詩什以贈生云

赤繩緣薄好音乖姊妹相看共此懷
偶伴姮娥辭月殿忽逢僧孺拜雲階
春生玉藻垂鴛帳香噴金蓮脫鳳鞋
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

吟罷女迤邐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君爲四度新郎之後妾姊妹當分侍幃房周而復始耳生卽與三姨狎且索其詩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

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燈夜寂寥
潮信有期應自覺花容無媚爲誰銷
愁顰柳葉凝新黛笑看桃花上軟綃
夙世因緣今世合天教長伴董嬌媯

須臾雨散雲收河斜斗落殘粧尚在鬢亂釵橫歛
袂而起謂生曰今夕四姨與郎爲耦吾姊妹不可
俱出大姊當送之至耳次夜二鼓四姨果盛飾偕
姊就生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盟密訴幽情亦成
近體曰

每到春時懶倍添綠肉慵把綉針拈奇逢詎料
諧鴛耦吉卜寧期叶鳳占鬢亂綠鬟雲擾擾手
籠紅袖玉纖纖明珠四顆皆無價誰似郎君盡
得兼

由是之後群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生私念白面

書生獲此奇遇一之已罕况乃四焉因作我眉古
意一篇以自慶詩曰

我眉古郡天下雄煙巒雪嶺百千峯鳥道縈紆
通劔外狼烟迢遞逗蠻中巴江蜀水人間險熨
道滇池化外通九姓羌夷來部落諸蕃巢穴入
提封提封形勝稱吾土畫戟朱門不可數汗血
名駒白日調繭粟肥牛清夜煮交衢關市馳輕
轂廣廈喬林開別墅揚鞭馬上揖相逢投果車
中目相許少事豪華厭俗塵惟將詩酒樂閑身
腰橫寶帶齊誇俊家賜銅山不畏貧寶帶銅山

容易得難買嬋娟好顏色寧期向月得窺囊詎
料看花遇傾國傾國傾城絕世顏水蒼刻劍赤
瑛環美目盈盈溢秋水長眉淡淡掃春山春山
八字爭妍媚姨姨妹妹皆殊麗凝粧謾羨翠樓
娼薦枕徒聞紅拂妓琥珀枕邊盟誓存玳瑁簾
前燭燼昏戀戀柔情隨暮雨依依好夢逐朝雲
解珮遺香鎮求耦調鉛傅粉忍拋群菱花明鏡
當函照栢子奇香鞞袖薰奇香縹緲滿蘭房終
宵達旦恒芬芳真真燕燕排魚隊小小鶯鶯列
鴈行魚隊鴈行陪鴈侶鳳管龍笙作龍語褪出

鷄頭帶笑捫奪得鸞篋稱嬌與露重星稀銀漏
沉並蒂芙蓉籠錦衾蓮嬌藕嫩美同貌蘭馨蕙
馥美同心醞藉風流多態度回晝爲宵豈相妬
密約應愁阿母猜幽懷肯向傍人訴幽懷密約
付誰知天長地久萬年期願爲蝴蝶長相逐願
學鴛鴦免別離卓氏文君異閭里南威西子非
同氣窈窕娉婷出一門一門四妙兼雙美踽踽
涼涼遊子妻乳乳獨獨只孤栖腸斷愁聽子規
鳥春來春去樹梢啼

既成寫以示女女競觀傳玩齊口稱揚以爲寡和

之作獨大姊默然久之而歎曰奴四人爲堂姊妹
皆閨閣處子尚未議姻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
不棄特賜深憐第恐歲月難留佳期易失卽未免
於娶婦妾未得以從人織錦寄夫謾有若蘭之技
離魂奔壻苦無倩女之能徒使鸞鳳分飛燕鴻交
避悠悠長恨耿耿遐思靜念今日之深歡恐成他
日之大禍也諸妹聞之亦皆郝歔而退又歲餘父
母果遣人取生回畢姻女聞之皆來就生爲別會
宿書齋生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曉四姨謂生曰
大姊往日之言驗矣以冥數計之尚有一年緣分

未盡所願好合瑟琴和諧伉儷人生至樂莫過此
時曲念寒微莫相棄背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奴姊
妹尚當企踵盱衡候卽於翠屏軒下耳卽拔金掩
鬢一隻致贐三姊亦以翠鈿銀鐲耳璫奉上曰歸
遺細君少結慇懃之意各灑淚而別生收拾於書
籠中抵家而婚期逼矣燕爾旣畢家室甚宜然四
女之思亦未嘗置滿月後妻歸寧生孤枕獨宿忽
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時三姨起曰與卽久別
無以爲歡請作回風之舞於是展地衣翻羅袖雖
趙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奇妙

也舞罷大姊乃作回風之曲曰

有淑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紉蘭荃颺輕軀兮
掌上長袖翻兮筵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鸛舉
兮何踟躕雲鬟墜兮玉珥文席委兮珠鈿羌宛
轉兮妖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倏低昂兮既罷
蹇良夜兮如年

二姨四姨亦相謂曰式歌且舞足慰此離吾與若
當何為乎因取玉簫付之曰妹深善於此願勿靳
焉姊倚歌而和不亦可乎妹躍然曰有是哉逡巡
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嬌幽然而聞寥似夕露之

凄寒綢如秋雲之乘鮮颺也姊亦歛黛謳而和焉
歌曰

玉指兮冰容寫幽思兮訴深衷嫋嫋兮餘音駐
綵雲兮明月中

再歌曰

珠露零兮簫韻清幽脩鳳語兮和且平歡樂未
極兮空復情

三歌曰

紫簫咽兮夜無譁寶篆微裊兮燭垂花河欲沒
兮夜欲闌聊逍遙兮整為歡脫花鈿兮收明璫

舒衾裯兮歸洞房齊交頸兮如鴛鴦銀漏短兮
歡娛長但悲白日兮上扶桑

正傾聽間忽角起譙樓鐘鳴梵宇推枕欠伸乃是
南柯一夢而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
業往舅家諸女幸生再至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
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夢寐無足
恠者生女留戀只在齋房中凡半月餘不與舅相
見舅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爲只見生共諸女玩
月談笑方濃遽入呼生倏然驚散隨加詰問終不
肯言其詳舅謂姪曰園圃寬濶竹樹繁多豈無花

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恠璉又英俊人物整齊豈不
爲其所惑急須遣歸恐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
還旣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
惚言語支離伏枕淹淹久而不愈聲遠躬往視之
備以前事告于生父母生父詢問再三乃吐實且
出所得詩及金掩鬢等物視之皆泥捏成者父知
其被祟乃偕舅訪於園中並無蹤跡因往花蓋廡
卜籤過東廊一小室幃幔蔽虧人跡稀到揭而觀
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像於其中東坐
者失一掩鬢右二人臂缺二鐺耳亡雙鐺左一人

面脫花鈿兩枚其父大驚取泥捏之物寘于舊處
皆吻合卽手碎其像命僕沉之江中而歸自此月
餘生疾亦愈恠魅遂絕

芙蓉屏記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以父蔭補
浙江温州永嘉尉携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圖
山泊舟少憇買紙錢牲酒賽於神廟旣畢與妻小
飲舟中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遽起惡念是夜沉
英水中并婢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
乎我次子尚未有室今與人撐船往杭州一兩月

歸來與汝成親汝卽吾家人第安心無恐言訖席
捲其所有而以新婦呼王氏王氏佯應之勉爲經
理曲盡慇懃舟人私喜得婦然漸稔熟不復防閑
將月餘值中秋節舟人盛設酒肴雄飲痛醉王氏
伺其睡沉輕身上岸走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
鄉惟蘆葦菰蒲一望無際且生自良家雙鬢纖細
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尋者至於是盡力而奔久
之東方漸白遙望林木中有屋宇急往投之至則
門猶未啓鐘梵之聲隱然少頃開關乃一尼院王
氏徑入院主問所以來故王氏未敢以實對給之

曰妾真州人阿舅宦遊江浙挈家皆行抵任而良人沒矣孀居數年舅以嫁永嘉崔尉次妻正室悍戾難事箠辱萬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賞月命妾取酒杯不料失手墜金盞于江必欲寘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遠欲別求匹偶卒乏良媒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勸未審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師有以見處即死無憾尼曰此間僻在荒濱人跡不到芟葑之與隣鷗鷺之與友幸得一二同袍皆五十以上侍者數人又皆淳謹娘

子雖年芳貌美奈命蹇時乖盍若捨愛離痴悟身為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飡暮粥聊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爲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結來世之仇讎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慧圓王讀書識字寫染俱通不期月間悉究內典大爲院主所禮待凡事之巨細非王主張莫敢輒自行者而復寬和柔善人皆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禮百餘拜密訴心曲雖隆寒盛暑弗替旣罷卽身居奧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留齋而去明日持畫芙蓉一幅

來施老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爲英筆因詢所
自院主曰近日檀越布施王問檀越姓名今住甚
處以何爲生曰同縣顧阿秀兄弟以操舟爲業年
來如意人頗道其劫掠江湖間未知誠然否王又
問亦嘗往來此中乎曰少到耳即默識之乃援筆
題于屏上曰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今黃筌芙蓉畫出
最鮮妍豈知嬌艷色翻抱死生冤 粉繪淒涼
餘幻質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
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一日忽在城
有郭慶春者以他事至院見畫與題悅其精緻買
歸爲清玩適御史大夫高公納麟退居姑蘇多慕
書畫慶春以屏獻之公置於內館而未暇問其詳
偶外間忽有人賣草書四幅公取觀之字格類懷
素而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某學書公視
其貌非庸碌者即詢其鄉里姓名則蹙額對曰英
姓崔字俊臣世居真州以父蔭補永嘉尉挈累赴
官不自慎重爲舟人圖沉英水中家財妻妾不復
顧矣幸幼時習水潛泅波間度旣遠遂登岸投民

家而舉體沾濕了無一錢在身賴主翁善良易以
裳衣待以酒飯贈以盤纏遣之曰既遭寇劫理合
聞官不敢奉留恐相連累英遂問路出城陳告于
平江路今聽候一年杳無消耗惟賣字以度日非
敢謂善書也不意惡札上徹鈞覽公聞其語深憫
之曰子既如斯付之無奈且留吾西塾訓諸孫寫
字不亦可乎英幸甚公延入內館與飲英忽見屏
間芙蓉泫然垂淚公恠問之曰此舟中失物之一
英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詞復曰英妻所作公
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畫且其詞意有在真拙婦

所作無疑公曰若然當爲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
之乃館英於門下明日密召慶春問之慶春云買
自尼院公即使宛轉詰尼得於何人誰所題詠數
日報云同縣顧阿秀捨院尼慧圓題公遣人說院
主曰夫人喜誦佛經無人作伴聞慧圓了悟今禮
爲師願勿卻也院主不許而慧圓聞之深欲一出
或者可以藉此復讎尼不能拒公命昇至俾夫人
與之同寢處暇日問其家世之詳王飲泣以實告
且白題芙蓉事曰盜不遠矣惟夫人轉以告公脫
得罪人洗刷前恥以下報夫君則公之賜大矣而

未知其夫之故在也夫人以語公且云其讀書貞淑決非小家女公知爲英妻無疑屬夫人善視之畧不與英言公廉得顧居址出沒之跡然未敢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畜髮返初服又半年進士薛理溥化爲監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舊日屬吏知其敏手也且語溥化掩捕之敕牒及家財尚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訊之則曰誠欲留以配次男不復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溥化遂寘之於極典而以原贓給英英將辭公赴任公曰待與足下作媒娶而後去非晚也英謝曰糟

糠之妻同貧賤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到彼遲以歲月萬一天地垂憐若其尚在或冀伉儷之重諧耳感公陰德乃死不忘別娶之言非所願也公悽然曰足下高誼如此天必有以相祐吾安敢苦逼但容奉餞然後起程翌日開宴路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舉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客莫諭公使呼慧圓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持大慟不意復得相見于此公備道其始末且出芙蓉屏示客方知公所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而慧圓則英妻改字也滿座爲

之掩泣歎公之盛德爲不可及公贈英奴婢各一
津遣就道英任滿重過吳門而公薨矣夫婦號哭
如喪其親就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後去
王氏因此長齋念觀音不輟真之才士陸仲暘作
芙蓉屏歌以紀其事因錄以警世云

畫芙蓉妾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
梢兩蕭索斷縑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
孤身隻影成飄泊成飄泊殘骸向誰託泉下游
魂竟不歸圖中艷姿渾似昨渾似昨妾心傷那
禁秋雨復秋霜寧肯江湖逐舟子甘從寶地禮

醫王醫王本慈憫慈憫憐群品逝鬼願提撕
發賴將引芙蓉顏色嬌夫婿手親描花萎因折
蒂幹死爲傷苗藥乾心尚苦根朽恨難消但道
章臺泣韓翊豈期甲帳遇文簫芙蓉良有意芙
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捐
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婦休反目看此芙蓉
真可憐

鞦韆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李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
院使奄都刺爲僉判東平王榮甫爲經歷三家聯

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
莫與爲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
之私居後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
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庭榭之好冠于諸貴
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眷於園
中設鞦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
日設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鞦韆會適
樞密同僉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
馬上欠身望之正見鞦韆競蹴歡開方濃潛於柳
陰中窺之觀諸女皆絕色遂久不去爲閹者所覺

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白于母母解意乃
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吾正
擇婿可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僉
飾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稍喜但未知其
才學試之曰爾喜觀鞦韆以此爲題菩薩蠻爲調
賦南詞一闋能乎拜住揮筆以國字寫之曰
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諍俊要爭
高更將裙牢繫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
起來遲紗窻月上時

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構或假手於人因盛席

待之席間再命作滿江紅詠鶯拜住拂拭剡藤用
漢字書呈宣徽宣徽喜曰得婿矣遂面許第三夫
人女速哥失里爲姻且召夫人并呼女出與拜住
相見他女亦於窓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曰可
謂門闌多喜氣女婿近乘龍也擇日遣聘禮物之
多詞翰之雅喧傳都下以爲盛事拜住鶯詞附錄
于此

嫩日舒情韶光艷碧天新月正桃腮半吐鶯聲
初試孤枕乍聞絃索悄曲屏時聽笙簧細愛綿
蠻柔舌韻東風逾嬌媚 幽夢醒閑愁泥殘杏

褪重門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
去欲求好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
遞

既而同僉豪宕簾簾不飾竟以墨敗繫御史臺獄
得疾囹圄間以大臣例蒙疏放回家醫治未逾旬
竟爾弗起闔室染疾盡爲一空獨拜住在然冰消
瓦解財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教而養之三
夫人堅然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者獨
秉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獨已婿家反
凋弊如此決意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結義

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爲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聽別議平章濶闊出之子僧家奴儀文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腳紗縊於轎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輿回悉傾家奩及夫家聘物殮之暨寄清安僧寺拜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柩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由可啓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厚殮亦萌

利物之意遂斧其蓋女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萬緡因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人無知者所携豐厚兼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卽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學問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爲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整然恠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昇至則真速哥

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
惑年少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發殯空
櫬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為贅
壻終老其家拜住三子長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早卒次子忙古歹幼子黑廝俱為內
怯薛帶御器械忙古歹先死黑廝官至樞密院使
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
議避兵黑廝與丞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
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夜半開建德門而遁黑
廝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剪燈餘話卷之四

僑菴李公昌祺剪燈餘話固以騁其藻思風
情然若琵琶亭記譏元進士北面偽漢陳友
諒未始非正論當時要路自比魏玄成去息
隱事貞觀者尤惡之以是擯外任諸篇皆託
他人所作惟至正行任為已作其鋪敘詳贍

有意追希白傳潯陽商婦元相金陵秋娘之
詠焉是編初出少年子爭傳之甚至國學生
袖以坐班吾伊於是祭酒李文毅奏禁之近
年復出觀者當知夫采葑期桑視菽貽椒錄
於風詩捐玦遺珮折華結枝載於騷辭宣聖
取之晦菴釋之者以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則
是編雖不禁未爲害也成化丁亥春日永新
劉定之跋

